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輙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
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䟽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
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
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
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
興論者、猶以爲憂。則其[illegible][illegible]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
揆其心意。或者亦有[illegible][illegible]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
不憂也歟。蓋必勝[illegible][illegible]。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
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
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

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蠹。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彌怨睚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栻首刼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輙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誕，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卒時年四十有八

備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競競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

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决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而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

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學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竒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

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

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爲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
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
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
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
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
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
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
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

學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闕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殁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寛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

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又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

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頻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
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
末賔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
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
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
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
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

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哀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歛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如閫範之作言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頴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乆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賔接一見九

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避擾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帥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刦者過其門必相戒
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與國地濵大江俗
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
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
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
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
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
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

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
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
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
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
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
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
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兄九韶弟九淵

備遺

考亭餞東萊至鵞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

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考亭聞之謂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既而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須先辨只今最後考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考亭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
以鵞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
識中甚難得考亭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
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鵞湖講論時氣勢
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
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說之善前後說者連莫見
乎隱一滚說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别却是使
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
常警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備遺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輙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奥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

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何劍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
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
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
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
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
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
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
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
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

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卹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令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爲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剧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戸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决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某㝷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盗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盗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脊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脊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脊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界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
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
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
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
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
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
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相謂曰未嘗承款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鵞湖之會呂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

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

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靜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

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
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
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
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
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
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
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
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

何昇

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

索之先生納去一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
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
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
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
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譽之厚俱
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
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
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
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
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
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
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詘服亦何益之有豈為
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
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
便甶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

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邦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貽先生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

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令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懇闢架鑿之功盡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熹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包顯道侍晦翁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爲民所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傳子雲録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氷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問淸叟録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録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包揚録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特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
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
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
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
相似只連片滚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
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滚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